

HUNAN RENMIN CHU BANSHE

黑色骑士

● 刘德星 万 古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苏」尤里·多利德——米哈依利克 著 ●



黑色骑士

湖南人民出版社

黑 色 骑 士

〔苏〕尤里·多利德—米哈伊利克著

刘德星 万 古译

责任编辑：常 青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375 插页：2

字数：336,000 印数：1——6,830

ISBN7—217—00028—9/I·15

统一书号：10109·2087 定价：2.85元

新书目：86—17

译者前言

本书是苏联著名的乌克兰作家尤里·多利德——米哈伊利克所著《亨利男爵之谜》的续集。

《亨利男爵之谜》所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侦察员格里戈利·冈查连科冒名顶替，以长期潜伏在苏联的德国老牌特务齐格弗里德·冯·戈利德宁格之子——亨利·冯·戈利德宁格的名义，打进德军内部进行侦察活动的感人事迹，是一部激动人心、同时极富浪漫色彩的长篇惊险反特小说。

“亨利男爵”曾随德军驻防法国和意大利，在此期间，他与法国的马基和意大利的加里波游击队等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建立了联系，机智勇敢地协助他们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并与法、意两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而续集所描写的则是以冈查连科战后不久出国营救意大利战友为主要线索而展开的故事情节……

战后不久，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右派势力猖獗，全力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左派游击队深受迫害，曾经积极支持抵抗运动的爱国志士玛蒂尼医师——“亨利男爵”的亲密

战友，被诬告为通敌分子，因而身陷囹圄，即将出庭受审，并面临着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冈查连科闻讯，顿时心急如焚，为救战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前往意大利出庭作证。他在赴意大利途中，经过奥——意边境时，仍被人认作前德军大尉亨利·冯·戈利德宁格男爵，让盟军（美国）巡逻队扣押在奥地利某小城的战俘营里。这时仍在欧洲猖狂进行反苏活动的德国纳粹余孽的秘密组织看中了这个“出身高贵”、有胆有识的“亨利男爵”，特施巧计，将他劫持到西班牙某座小城的郊外，关在他们的某个秘密驻点——黑骑士的营垒里，意欲拉他入伙。这个名为天主教会举办的“高贵骑士”学校，实则干着招募和训练间谍以反对苏联的可耻勾当。这时的冈查连科虽不是正式的苏军侦察员，也没有担负任何侦察使命，但作为祖国的忠实儿子，他决心将计就计，同意担任该校俄国部的教官，因而留在敌营，单枪匹马、机智勇敢地开展了一场与法西斯余孽进行生死较量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书中情节惊险曲折，读来令人悬念丛生。尤为可贵的是，这一切并非虚构，实有其人，确有其事，全都是扎实可靠的史实。

书中还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一位深受教会组织的牧师和法西斯残渣余孽的蒙骗的孤苦伶仃的吉卜赛女人，阿格涅莎·梅宁多斯太太那凄婉动人的传奇般的经历。作家在介绍阿格涅莎的成长过程时，并以精巧细腻的笔墨勾画出一幅幅色彩艳丽、神秘迷人的西班牙吉卜赛人的风俗画，读来饶有兴味，委实令人陶醉。

就本书的思想内容而言，它与《亨利男爵之谜》一样，通篇

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对法西斯邪恶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他们的丑恶本质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但就其艺术构思和人物刻画而言，两者各有千秋。看过《亨利男爵之谜》的读者，深知这是一部气势磅礴、头绪纷纭、人物众多、事件累累的长篇巨著。而续集则以冈查连科的活动为主线，阿格涅莎的遭遇为副线，平行或交叉叙述，读来层次分明、脉络清晰。作者偏重于人物素描及其心理分析，通过人物本身的言行和各自内心的独白来展示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并借以环境的渲染和细节的描绘，从而收到了入情入理、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不论是胆识齐备、热血满腔的爱国者冈查连科，或是丰彩照人、朴实善良的阿格涅莎，或是病魔缠身、凄楚可怜的小伊莉奈，或是被祖国屏弃而漂泊异乡、乞求养老金、靠吃间谍饭来安度晚年的可怜虫老沃罗诺夫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书中有关弗拉索夫分子的章节是具有纪实性的。弗拉索夫原为苏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叛国投敌，组成了弗拉索夫军团，与德国法西斯狼狈为奸，合伙反对苏联。苏联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对弗拉索夫的叛国行径作了详尽的评述。

本书如有疏漏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谨识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楔子

第一部

变幻莫测的命运	(39)
阿格涅莎·梅宁多斯的复仇	(69)
菲格拉斯附近的饲养场	(85)
神秘的货物	(100)
织花挂毯品种各异	(135)
一只无窝的老鸦	(164)
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	(179)

第二部

一个孤苦受骗的女人	(201)
杜姆勃拉伊特亲临视察	(210)

没有栅栏的笼子.....	(234)
生死较量.....	(252)
群魔聚会.....	(279)
“高贵骑士”学校的日常生活.....	(305)
突如其来的婚礼.....	(329)
沼泽地上的小岛.....	(349)

第三部

什里特辛心绪不宁.....	(365)
杜姆勃拉伊特要求主动出击.....	(383)
条条道路通罗马.....	(405)
七次大风以后.....	(421)
饲养场里的风暴.....	(450)
深渊之上.....	(465)
鸟飞笼空.....	(482)
变化多端的五月.....	(493)
大海之上.....	(513)

楔 子

卫兵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喀嚓一声上了锁。这门声恰似一声枪响，冈查连科禁不住打了一下哆嗦。紧接着，他对自己的这种怯懦表现极感不满。当他听到死刑判决后，曾暗下决心，绝不露出恐惧的样子，一定得保持住从容镇定。

冈查连科在生活中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必须竭尽全力控制住这种内心的颤抖。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刻，这种内心的颤抖，使他心脏紧缩，嗓子好似被人掐住一样。不过这种心理状态并不能称之为恐惧……把它称为应付最坏局面时所下的决心较为合适。

还在一九四一年秋，当他冒名顶替亨利·冯·戈利德宁格越过战线后，正是这个应付最坏局面的决心协助他幸运地经受了敌人对他的种种考验。

他知道，每走一步，他身后都紧随着死神，可他毫不畏惧地面对任何冒险。甚至那次在邦维里的盖世太保审讯室里，当时他已明白，再过一会儿，他就得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额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也毫不畏惧。他想到的是，如何聚集力

量作最后的冲刺，用自己的牺牲换来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他深深懂得，他被派到了斗争最艰巨、最复杂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成功或失败，生或死，都取决于他能否善于控制自己。

他的心灵深处感到自豪的是，在整个战斗的年代里，他不曾有一次被恐惧所虏获，被吓得六神无主而丧失斗争意志。

在敌后斗争的岁月，他每时每刻都准备面对这种结局。如今，当他真正面对这种结局时，怎么会被怯懦的情绪所攫住呢？

是内心里为退伍复员而产生的情绪在作祟吧？显然是这样。在战争年代，他为了完成自己身负的重要使命，为了能熬到胜利，他总是生活在紧张气氛中。战争一旦结束，这种紧张气氛有如一种他已力不胜任的重负，终于从他肩上卸下。当时他所体会到的是欢快轻松之感，绝未想到日后还要遇到新的危险，经受新的考验。

是新的考验吗？说得正确些，是最后的考验，说得更准确些，是最后的一次考验。

说来奇怪，就在此时此刻，他仍然不能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从理智上讲，他能接受这个必然的结局，可是他的整个身心却对这个结局要奋起反抗，拚命挣扎。这一切的确太出乎意料了。

当然，这一切只是对他来说才是出乎意料。要是考虑一下这一事件的演变逻辑呢？要是对他遭致这个毫无价值的牺牲的结局进行有条不紊的分析论证，那可是件伤脑筋的事儿。不过，只要能促使感情和盲目的本能服从于理智，那么你就可能获得

足够的力量坚持到最后。

死死缠住你的恐惧之感正在逐渐消失，但你的心儿却在疼痛，因为你决心要去完成的事已成泡影，不过疼痛是可以克服的。一定得克服！要知道，命运对于你已经过于宽大仁慈啦。

蓦然间，他记起了季托夫上校的几句话：

“你，冈查连科，看来真是福星高照。谁也想不到，你竟能活生生地、安然无恙地返回家园……”

这几句话，听起来很平常，前线士兵谈到这类事儿时，常常这么说。可是这几句话对于冈查连科来说，却是对他在深深的敌后工作所作的最高评价。

这是什么样的“福星高照”呀，今天他被关进了死囚牢房。他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行动时犯了错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而是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不是走错了一步，而是一错再错地走了好几步……

他作出到国外的决定，与他作出立即返回祖国的决定一样，都是正确的。甚至季托夫上校得知他国外之行的目的后，也大为赞许，只是认为他的打算过于冒险。不过季托夫很理解，人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为了搭救落难的朋友，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是理所当然的事。季托夫本人也认为这是一件至高无上的神圣义务，是豪迈的壮举。

就是在今天，在这死囚牢房里，冈查连科也不后悔自己作出的援救玛蒂尼的决定，也不埋怨库尔特给他写了那封导致他落到这一地步的信。

他回想起他俩在意大利告别时的情景，当他把自己的手表

和一张写着他父亲住处的小纸条塞到库尔特手中时，库尔特的眼神是多么惊惶失措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简直被惊呆了。当然，小伙子早已觉察到他的大尉是在暗中从事反法西斯活动，所以自觉配合他的行动。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大尉竟然不是德国人！不过，他俩真诚地握手告别，由于这种意外情况，反而更为亲切、温暖。

库尔特在信中表示他将永远忠诚于冈查连科。这封信是由一个投奔加里波游击队的苏联战俘在战后返回乌克兰时带给他的，这个战俘一直与意大利爱国者并肩战斗了将近两年。

冈查连科眼前重又浮现了两张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粗体字的信纸。库尔特在信的开头用了通常的称呼“最尊敬的大尉先生”，接着他又用笔勾去了“大尉”二字，用十分犹豫的笔迹把“大尉”二字改为“同志”，然后他在括号中写道：“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我的整个身心都在幻想能有幸承受这种荣誉。”冈查连科想象库尔特几经犹豫之后才使用了这个称呼，不禁微微一笑。待他读到以下词句后，面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库尔特在信中说，玛蒂尼医师已经迁居罗马某街某号，并且开业行医。但是突如其来，他被送交法庭审判，被指控的罪名是他曾经是墨索里尼的同党、秘密的黑衫党徒。他被指控的根据是，他曾作为希特勒军队指挥部代表团成员与德国军官冯·戈利德宁格一道参加了与游击队交换俘虏的谈判，并向盖世太保出卖了一个参加谈判的加里波的游击队员维克多。如今，这个盖世太保所收买的奸细和秘密告密者反倒成了英雄，而玛蒂尼的罪状却正是在于害死了这个叛徒。李吉娅的父亲——加里波的游击队

长门达罗奇本可轻而易举地推翻这种谎言。可是就在玛蒂尼被捕前一天，他被人暗杀了。现在玛蒂尼既无证人，也无证据为自己的无辜作辩护……

这个维克多，李吉娅称他为“维克多叔叔”，她那时还不知道他是个叛徒……这个低额头、浓眉毛的下流胚把加里波的游击队的每一步行动透露给了盖世太保……冈查连科利用极其偶然的¹机会，通过李吉娅揭露出这个叛徒，使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事有些蹊跷，真是太蹊跷啦！那个为消灭真正爱国者，并为真正叛徒奔走喊冤的人处在有利地位。显而易见，结果如何，要看这场官司将往何处发展。库尔特在信上说，法庭拒绝李吉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们的理由是，李吉娅一心为父报仇，可能提出不真实的证词。情况紧急，必须立即援救玛蒂尼，能够援救玛蒂尼的只有他，冈查连科。

这是他的神圣义务，是良心驱使他作出了这个决定。

“您有把握能帮他一把吗？”季托夫听了冈查连科的叙述，读完了库尔特的来信以后，问道。

“我不了解现在那里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过我相信真理必胜，玛蒂尼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他本人对我的帮助真是一言难尽！要是估计到那里情况十分恶劣，就吓得对此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这可太没良心啦，要知道，这事儿关系到他的命运，甚至可以说关系到他的生与死呀！他是一个生性柔和的人，是个喜欢动脑筋的幻想家。对生活毫无适应能力，他不会保护自己。”

“您知道，您会冒多大的风险吗？”季托夫问。

冈查连科十分懂得，他先到意大利北部、随后到罗马的这

趟旅行绝不是轻松愉快的游山玩水。

“很可能……”

“我已估计到会遇到危险，但我还是要请您帮助我……是会出现某些意外的，可我已经答应您尽量小心谨慎，一定多多动脑筋……”

冈查连科这次与季托夫的谈话用了很长时间。他俩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仔细拟定了各种不同的对策。冈查连科看出，上校对他深思熟虑的计划颇感满意，并且逐渐地放下心来。

“嗯，好吧！”上校终于同意了，“就这么办，去援救朋友，既然决心去救人，那就干到底。可是要记住：您这次国外之行完全是个人私事。只是私事。战争已经结束，您再不是侦察员了，甚至也算不上是个战士啦！”

“我明白……”

上校终于同意了他的决定，但他看得出，上校不是心甘情愿作出让步的。

“您瞧，又得为您提心吊胆啦……”他俩告别时，上校突然冒出了这句话，“说实在的，如今我不是在为一个部下担心，而是象在担心……”季托夫没有把话说完，气冲冲地摇摇头，好似要把脑子里的一些不祥之感摆脱掉。接着他紧握住冈查连科的手说，“祝您一切顺利！”

……冈查连科一想到自己辜负了上校的祝愿，心中恰似火燎火燎般的难受。不，现在最好别去回想与上校握别的情景，别去想他那略带忧郁的疲乏而又严肃的目光，不然他会回想起在基辅车站的另一个告别场景。

可怜的老父亲！虽然他心里明白，正是那封使儿子忐忑不安的信，催促儿子突然远行，可他是用了多大气力才克制住心中的焦虑而强作欢笑的呀！老人家收到他寥寥数语的明信片后，是怎么想的呢？也许他会象往常那样，把冈查连科应许归期的那张日历卷起来。他一准会长期地在希望中打发岁月，他一准会把算着他归期的日历卷起来，卷了一张又一张。他哪里知道，他的儿子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已不存在了……

很难阻止自己不去回想世上最亲近的人。“原谅我吧，爸爸！此时此刻我可无权回忆您！我必须压制住心中的怜悯和悲痛，使我们光荣的家族不致蒙受耻辱。”

“据说人们在临终时刻会来得及把自己的一生匆匆回顾一番的。说来奇怪，我此刻想到的却不是过去，我想到的仅是我一生中最短暂的日子——不过几周的时间。因为我总想弄清楚，我落到这个地步，失误之处究竟在哪里。”

看起来，在旅程开始阶段并未预示会发生任何不测事件。冈查连科坚持了自己的老习惯，并未在旅途中与很多人打交道。他并未参预旅伴们的闲聊。他假装头疼，煞有介事地当众吞了一片止痛药。他这一招起了作用，再没有人向他扯些旅途中无聊的闲话：从哪来到哪去，或是向他打听，在他手中漫不经心、不时翻阅的书是个啥内容。一个人身子不舒服，最好让他安静地呆着，特别是在列车里，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比如门窗封闭不严实，穿堂风也可能让人感冒。于是冈查连科利用自己身子不太舒服的特殊情况，调头对着窗外。

极目眺望，不久前战争留下的痕迹到处可见。一台被炸弹

击中的火车头，远远望去，恰似一条有史以前的庞然大动物，它全身着地，似乎正准备往前一跳，正在此刻受到致命一击，于是永远躺在那里了。……还有几辆被烧得半焦的车厢……一大堆碎石头上屹立着一堵惟一完整的墙，它是某个居民点的惟一残存物。某个工厂或是某个小作坊的一个烟筒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孤零零地立在一片废墟之上，有如坟莹上的一块方尖碑……树木被烈火烤焦了，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伸向明晃晃的天空，似在乞求，也似在诅咒……列车急速行驶，缩短了战争遗迹间的距离。冈查连科觉得，铁路沿线排列的这些悲惨景物宛如一队送葬的行列。

他的双眼逐渐习惯这些景物后，开始发现了另一番景象：播种过的田野一片新绿，其中闪出一块块未下种的黑土地，恰似衣服上打上了一块块补丁。农庄边蠕动着人群，在饱经战火摧残的坑洼不平的公路上，穿梭似地往来着运货汽车，车上满载各种口袋、砖瓦、木料和牲口。在一个残破的小站上，一群孩子活蹦乱跳地对着火车挥手、叫嚷。冈查连科孩童时期也常常对着火车欢呼、跳跃……是的，生活已经复苏，生活正在继续。

冈查连科一想到战争已成过去，心中感到极度欢快，双眼不由得热泪盈眶。在这样的时刻，他是多么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啊！因为今日的中欧已经开始和平生活，这是他的祖国，他的人民所建树的功勋，这是战无不胜的思想真理所建树的功勋，冈查连科就是以这一思想为行动的指南，并决心毫不动摇地为之献身。

冈查连科在半明半暗的列车小包厢里，想着自己的人民，

想着在这次全民斗争中自己所作的微薄贡献。想到这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他感到自己是真正的战胜者，这点似乎大可不必谦让……

等等，你犯第一个错误的原因是否正在这里？你被自己所建树的“功勋”冲昏了头脑，你象孔雀开屏一样洋洋自得地展开了翅膀，你自高自大，竟然把警惕性忘到九霄云外了！

你要不是盲目相信自己“福星高照”，你也许就不会贸然地在那个该诅咒的小站下车，你也许就不会破坏自己定下的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离开车厢的决定。

列车接近奥地利——意大利国境线。你离开的那个月台，也许是奥地利国境的最后一站。充满田野新绿馨香的空气又洁净又温暖，沁人心脾，有如醇酒一般，令人陶醉。你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很想把这新绿的馨香带点儿进车厢，哪怕摘下一束小草也好呀。于是冈查连科向月台外迈出了足以使他丧命的几步。

“是戈利德宁格大尉吗？”当他向一丛香薄荷倾下身子的時候，身边有人这么发问。

他大吃一惊，不禁打了个哆嗦，就象小孩调皮捣蛋时被人当场抓住一样。这事未能躲过带着两名士兵的一个美国军官。要是没这事儿……很可能……

巡逻队过来了。在赶来看热闹的人群中闪过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沃尔弗太太，她曾是埃维尔斯将军的女管家！当她的目光一碰上她认为是戈利德宁格这个人的目光时，便飞快地躲到了别人背后。